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198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1981)
zhōng guó mēng gǔ shí xué huì lùn wén xuǎn jí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 内蒙古土左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875 字数: 600千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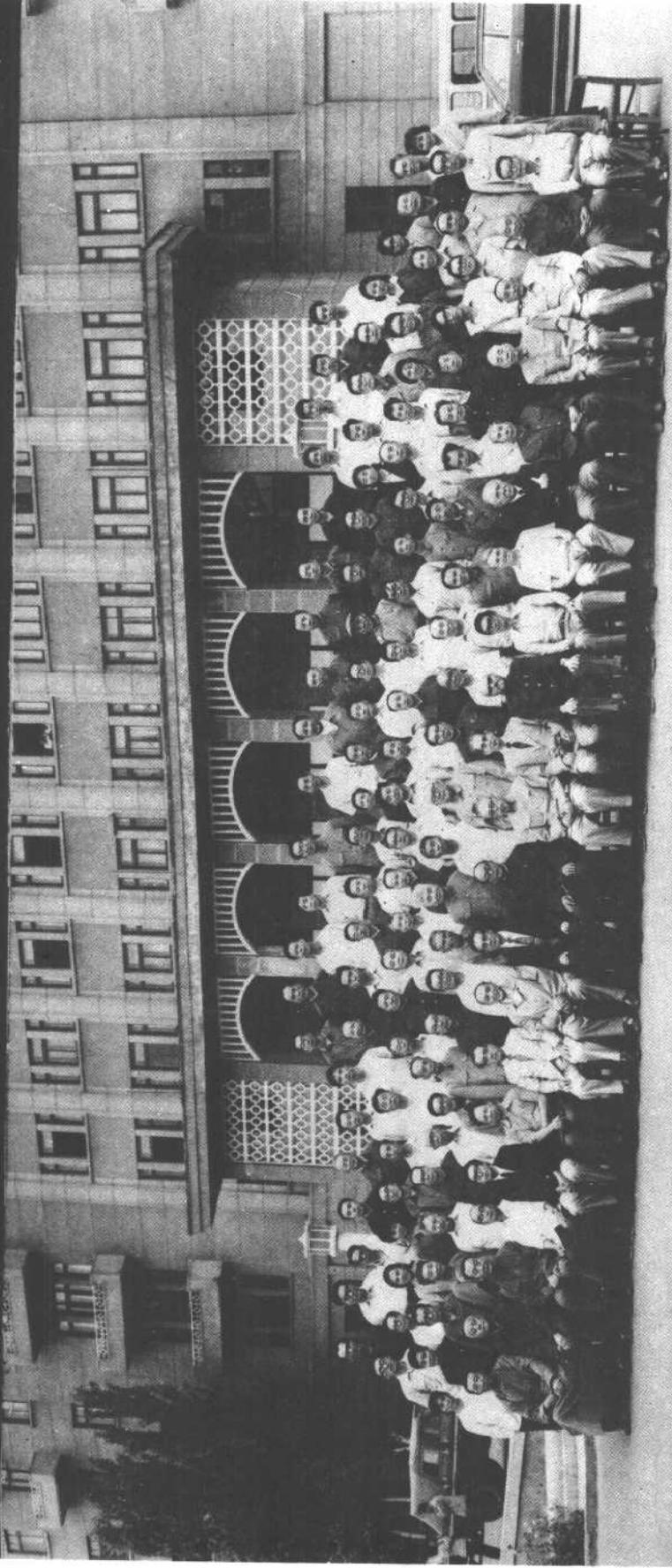
印数: 1—1,500册

统一书号: 11089·71 每册: 5.30元

责任编辑：王挺栋

装帧设计：刘嵩柏

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合影
1981.8.20于乌鲁木齐



中国蒙古史学会 1981 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乌鲁木齐）

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简报

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于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到会的史学工作者和有关方面人员共128人。日本、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8位蒙古学家应邀出席了会议。年会由学会理事长翁独健、副理事长特布信主持。

八月十五日，举行了开幕式。翁独健同志致开幕词。他向与会的国内外学者表示感谢，并提出把本届年会的活动中心放在中外学者相互介绍蒙古史研究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岱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年会表示热烈祝贺。

十六日，学会秘书长卢明辉、南京大学陈得芝、内蒙古大学亦邻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朱风、新疆社会科学院王治来作大会发言，分别就我国蒙古史研究的一般情况、元史研究、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新疆地区蒙古族历史的研究，进行了介绍。这些发言表明，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今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

十七日，继续进行大会发言。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大正大学）、萩原淳平（京都大学）、若松宽（京都府立大学）、中见立夫（东京外国语大学）分别介绍了日本蒙古史学界研究蒙元史，明代、清代和近代蒙古史的情况。日本蒙古史学界的深厚功力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全体的浓厚兴趣。

在十八日的大会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波恩大学），美国学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哈佛大学）、施瓦茨（Henry Schwarz，西华盛顿大学），陈学霖（Hok-lam Chan，华盛顿大学）先后发言，介绍了西德、美国和欧美的蒙古史研究情况。西德学者对蒙文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美国学者提出的某些独特见解，受到年会的注意和重视。

八位外国同行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

十九日，进行分组活动。中外学者在一起进行了学术交流，相互介绍研究经验和心得，并就蒙古族族源、探马赤军、红巾军、汪古部遗址、板升、蒙满

文档案、蒙文史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十日，举行闭幕式。海西希教授和村上正二教授作了热情的讲话。特布信同志致闭幕词。他指出这届年会取得了成功，为今后中外蒙古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希望在今后开展更广泛的交往。

年会收到论文共44篇。萩原淳平等五位外国与会学者也向年会提交了论文。同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为迎接这次年会的召开，应时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册)、《新译校注〈蒙古源流〉》、《蒙古奴隶制研究》及《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和《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等，多种有关研究蒙古史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这届年会受到有关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石西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王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巴岱等负责同志，以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浩帆同志，参加了会议。

年会期间，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会举行全体会议，作出决定：一九八二年不举行年会，一九八三年开会修改会章、改选学会职员，并举行学术讨论会。

中国蒙古史学会

1981年10月25日

目 录

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简报

探马赤军问题三探.....	杨志玖 (1)
关于“五投下探马赤军”的解释.....	(日) 萩原淳平 (13)
元代的统一与边疆地区的发展.....	舒振邦 (18)
忽必烈汗对汉人治术的认识与态度(摘要).....	(美) 陈学霖 (34)
元代奴隶的买卖.....	洪用斌 (38)
蒙古族汗的产生和汗权的形成.....	高文德 (55)
蒙古可汗世系录.....	胡和温都尔 (67)
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盖山林 (85)
蒙古族的早期信仰和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	杨绍猷 (94)
察合台汗国初探.....	刘志霄 (106)
试论蒙古取蜀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	陈世松 (122)
耶律楚材与“五户丝制”	
——读《元史·食货志·岁赐门》	李桂枝赵秉昆 (142)
蒙古族元曲作家杨景贤及其作品.....	赵相璧 (157)
元大都人口考.....	周继中 (166)
明代大同马市与蒙汉关系刍议.....	白翠琴 (175)
明代中期“西海”蒙古述略.....	杨建新 (189)
四卫拉特联盟初探.....	马曼丽 胡斯振 (201)
达延汗西征命令新释	
——兼索 <i>altan humurge</i> 词的本义	珠荣嘎 (210)
大板升城考.....	李漪云 (215)

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	马汝珩 马大正 (220)
试论土尔扈特的起源	
——兼论克列特	诺尔博 (229)
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	蔡家艺 (243)
清朝利用喇嘛教统治蒙古的政策	<u>陈国干</u> (255)
呼和浩特召庙、清真寺历史概述	金启孮 (268)
察汉诺们汗在清代青海蒙古史上的作用	(日) 若松宽 (286)
清代的满蒙联姻	华 立 (291)
近代阿拉善旗社会初析	朱 风 (308)
辛亥革命与蒙古地区的“民族运动”	卢明辉 (316)
近六十年来 (1919 —— 1980) 国内研究匈奴的概况	林 干 (327)
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陈得芝 (344)
薛映辽中境界疏证稿	贾敬颜 (352)
术不姑与辽朝的关系	孟广耀 (356)
11 —— 12 世纪蒙古社会中的孛斡勒 (蒙文)	亦邻真 (367)
佛教传入蒙古及其地位 (蒙文)	留金锁 (376)
呼和浩特十五大寺院考 (蒙文)	金 峰 (389)
未收入本《选集》的论文目录	(400)
编后记	(401)

中国蒙古史学会 1981 年年会与会者名单

探马赤军问题三探

杨志玖

拙著《探马赤军问题再探》发表以后①贾敬颜和黄时鉴二同志也撰写了同样的论著，②并对拙稿提了很中肯的意见，使我受益不浅，深感抛砖引玉之乐。近来我涉猎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有关著作，觉得应该吸收中外同行的好见解，对旧稿两篇作些修正补充。因成此篇，再次向关心这一问题的蒙古史学者请教。有些问题是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的，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

一、探马赤军的组成

探马赤军最初是从蒙古诸部族中，具体地说是从诸部族中的千户和百户中抽调出一定的人数来而组成的军队。正如波斯史家拉施都丁所说：

探马(tama)军，也就是被指定从各千人队、百人队中抽出人来组成的军队，被派赴某地区长期驻扎者。③

这一定义，比《元史·兵志》所说的“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具体而明确多了。《元史·兵志》的说法并不错，但是，只有用《史集》这一段话才能真正理解《兵志》这句话的含义，否则它便可能有各种揣测和误解，如我在前两篇文章中所提到的。

德国蒙古史学者德福(G.Doerfer)在其名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opersischen)一书第一卷第130条中释“探马”为“由各自不同的部族(Verschieden Nationalitäten)组成的辅助军，仅其统帅为蒙古人”。不同的部族还可以勉强理解为各种部族(即诸部族)，但认为“仅其统帅为蒙古人”，似乎一般军士不是蒙古人了，这就是问题。按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举，最早的探马赤军是由兀鲁兀惕、忙兀惕等五部蒙古人组成，探马赤军往往称为蒙古军，因而不仅探马赤军统帅为蒙古人，一般军士也多是蒙古人，虽然以后民族成分有所扩大。德福先生在这一题目下引了不少史料(包括前举《史集》中的材

①1980年7月打印本，1981年1月《民族研究》第一期，23—31页。

②贾敬颜：《探马赤军考》，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俱1980年10月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印发打印本。将来正式印本与本文所引不同者，以正式印本为准。

③引自《民族研究》1981年1期27页。

料)和西方学者的论著,但似乎没有有力的根据证明他的说法。他可能是采取了他所引用的拉契涅夫斯基(P.Rotchnevsky)的说法:后者在其《元史·刑法志》译注中,翻译了《元史·兵志》关于探马赤的界说,把“诸部族”译作*differentes nationalites*(不同的部族),这已经容易给人以探马赤军不是蒙古族人的感觉了;下面拉氏又引用了俄国大主教帕拉基(K.Palladii)的说法:“探马赤是蒙古军官,他们统率的军队是从异民族,如契丹人、突厥人等征调而来的”。①两相对照,如出一辙。其致误之由也不难窥寻:对《元史·兵志》的误解,也可以说是被这句模棱两可的话引入了歧途。

探马赤军的组成方法,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不自成吉思汗开始。主儿勤部的形成(《元朝秘史》139节),就是在成吉思汗以前,经过在百姓内“拣选”而组织起来的。成吉思汗即位的十二年(丁丑,1217年),命木华黎伐金时,率领的十军中,有火失勒部军千骑,②火失勒(Qūsau1)即是“从每十人中抽两人”组成的,其义为“合并”或“联合”,因而又可称为“混成军”;成吉思汗组织这一军时,就是令“矫健英勇”的两个兄弟统领。③这一编制军队的方法,也许在突厥或其他北方民族中早就存在,可留待探讨,而火失勒和探马赤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④

总之,探马赤军是由诸部族组成的,而不是由某一部族组成的。⑤贾敬颜先生说:“这个‘诸’字用得最好。”⑥这是很有体会的。但是,只有在《史集》那一段话的补充下,才能掌握它的真谛,否则仍是扑朔迷离,容易把人引入歧途。

二、五投下与五投下探马赤

最早的探马赤军由兀鲁兀惕、忙兀惕、弘吉刺、札刺儿和亦乞烈思等五个蒙古部族(所谓五投下)组成,但最早的探马赤五部将却是出身于塔塔儿和克烈部的阔阔不花、肖乃台和按札儿等人,这确实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萩原先生从阔阔不花等人的出身,推断探马赤军由被征服的塔塔儿和克烈部组成,固然可以讨论,但也说明,这个问题(或矛盾)需要重视和解决。

①此处据柯立夫(F.W.CLEAVES)为《弓手民族史》(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英译本所作的探马赤一词的注,1954年单行本173页。又波义耳(J.A.BOWIE)英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33页注94完全采用了德福关于“探马”的解释。

②《圣武亲征录》作“火朱勒”。

③《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1952年版179页,273页;第一卷第一分册192页。并用余大钧先生译文。

④据《圣武亲征录》与《史集》记载,木华黎伐金时有火失勒军,无探马赤军;而《元史·阔阔不花传》及其他有关记载则有探马赤军,无火失勒军。但二者是同一时间的一件事,此其一。探马赤军的编组方法和火失勒军的编组方法据《史集》的记载完全相同,此其二。这两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很值得注意。

⑤有些色目人所组织的探马赤军,如我在《元代的探马赤军》中所举的阿速人、康里人、畏兀儿人的探马赤军是否单一的部族组成,值得研究。

⑥《探马赤军考》打印本46页。

贾敬颜先生是注意到这一点的，他认为：“这反映，探马赤官兵上下级之间，已经不局限于什么单纯的‘部族’范围与壁垒了；谁有能力，谁会指挥……谁便居领导地位”，他说，这也表明“成吉思汗、木华黎这些人并不墨守旧规，囿于偏见，而是选贤与能，十分重视人才”。^①黄时鉴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探马赤军不可能就是兀鲁等五部军。因为：第一、兀鲁等五部军是木华黎麾下蒙古军的主力，如果五部军全成了探马赤军，那末蒙古军主力就全部充当了前锋军，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如前所述，在B、C（按指《亲征录》和《史集》——引者）等重要史料上明记兀鲁等五部各有本部的首领，而这些人都是蒙古军中功大位高的勋臣。在他们继续统领本部蒙古军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由另外五个地位低的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呢？”提出这两点疑问后，他断定说：“总之，从兀鲁等五部抽出一部分人编入探马赤军是可能的，史料上也有根据，但是把兀鲁等五部全都编成了探马赤军，是不可能的，史料上也缺乏根据。”^②

我认为，黄先生这一见解很精细，足以纠正我过去的看法。事实上，只要根据《史集》上阐明的探马军的编制方法，这个问题就容易解释。探马军本是从各个部族中抽调出来的一个混成军团，它最初虽是从兀鲁等五部抽调的，但不是全部征集，而是从中抽一小部分，例如每十人中抽调二人，所以不能把兀鲁等五部全都看作探马赤军，此其一。它既然是一个混合编制的军团，每一军团不是由一个纯粹单一的部族组成的，因此无需由出身五部的将官直接统率，而可由经过挑选的、得到成吉思汗信任的其他将官管理，此其二。同时，我还认为，阔阔不花等五部将，只是直接统领探马军的，用现代的术语讲，可以称为基层领导，在他们的上面，仍有高级的统帅，例如，木华黎就是他们的总帅，而木华黎是五部（五投下）的札刺儿人。木华黎死后，他的儿子孛鲁嗣位，仍然是探马赤军的总帅。如《元史·孛鲁传》说他“俾先锋元帅萧乃台统蒙古军屯济究，课课（即阔阔）不花以兵三千屯潍、沂、莒以备宋，千户按扎统大军驻河北备金”。这一看法，是否可以回答黄先生提出的第二个疑问呢？

至于兀鲁等五部军确如黄先生指出的，各有他们本部的人任统帅，除《亲征录》和《史集》所举早期首领外，其后也有证明。如在元世祖时，忙兀惕一军就归本部的博罗欢统领，^③弘吉刺军和札刺儿军也都单独出现过，^④这些部族军，恐怕不能认为是探马赤军。

综合黄先生的看法应当是：五投下是指兀鲁、忙兀、弘吉刺、札刺儿、亦乞烈思五部，而五投下探马赤则是在这五部中所抽调的探马赤军，即五投下的探马赤。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这二者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不能混同。木华黎的曾孙相威在至元十一年“总速浑察元统弘吉刺等五投下兵从伐宋”，^⑤这五投下军是弘吉刺、札刺儿等五部军，也就是蒙古军，其中可能有探马赤军，但不可能全部是探马赤军。我在《元代的探

^①同上打印本26页。

^②《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打印本12页。

^③《元史》卷121《博罗欢传》：“中统三年李璮叛，命帅忙兀一军围济南……诏忙兀一军事无大小，悉统于博罗欢。”

^④《元史》卷15《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应昌府运米三万石给弘吉刺军。”卷123《拜延八都鲁传》：“蒙古札刺台氏……岁乙未，太宗命领札刺军一千六百人……。”

^⑤《元史》卷128《相威传》。

马赤军》一文中，把五投下与五投下探马赤视为一体，因而把相威统领的五投下，博罗欢统领的忙兀军，札刺儿部的阿刺罕所统领的诸翼蒙古军全都认为是探马赤军，^①这是不确切的。

当然，这二者的联系确实又很密切，不应忽视。如“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敕辽阳省亦乞列思、吾鲁兀、札刺儿探马赤自懿州东征。”^②贾敬颜先生认为此事即《元史·博罗欢传》中所指博罗欢建议五诸侯（五投下）东征乃颜事，^③可从。可见探马赤军出自五投下。又如札刺儿部人忒木台在太宗时领兀鲁、忙兀、亦怯烈、弘吉刺、札刺儿五部军，这时探马赤军已经成立，当然有从这五部中抽调出来的探马赤军。忒木台的儿子奥鲁赤在元世祖时袭父职，《元史》本传未说他是探马赤军，但在《通制条格》中却称“奥鲁赤系探马赤军户”，奥鲁赤的儿子脱桓不花，《元史》本传也未说他是探马赤军，但在《元典章》中却称他为“探马赤万户”，另一儿子拜住，曾为“蒙古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这一职称系由蒙古探马赤总管府的统领演变而来。^④弘吉刺部特薛禅的后人丑汉，仁宗时封安远王，延祐三年，元廷下令“命于丑汉所属万户三千探马赤军内，摘军三百人与之（指给岭北行省）”。^⑤黄时鉴先生也曾举出随同绰儿马浑到伊朗去的木勒忽儿合勒札为忙兀部的后裔，证明忙兀部中有人充当了探马赤军。^⑥这些都说明，五投下和探马赤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看不到二者的联系，同看不到二者的区别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三、探马赤军在蒙古军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问题我在《元代的探马赤军》一文中已有所论及，现在根据有关史料和论著作点补充说明。

探马赤军自1217年木华黎伐金时组成以后，^⑦一直活跃在有元一代的历史舞台上，已如我在前文所述。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西征中，探马赤军也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如《史集》所载，窝阔台将四万军队的探马军，委付给绰儿马浑，派赴伊朗，而这又得到《元朝秘史》的证明。^⑧《史集》又提到，蒙哥汗曾让被派到伊朗去作为探马军

^①《元代的探马赤军》，《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198页。

^②《元史》卷15《世祖纪》。

^③《探马赤军考》打印本11页。

^④《元史》卷131《奥鲁赤传》，《通制条格》卷3《户令·良贱为婚》，《元典章》卷34《兵部一，军驱·拘刷在逃军驱》，卷56《刑部十八，阑遗·孛兰奚逃驱不得隐藏》，《元史》卷99《兵志二，右都威卫》。

^⑤《元史》卷118《特薛禅传》，卷99《兵志二·看守军》。据此则丑汉辖军万户，其中有探马赤军三千。

^⑥黄文打印本12页。据《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册186页。原名作МУПУКУР—КаПДЖа。

^⑦在《元代的探马赤军》191页，我根据《亲征录》把木华黎率十军伐金之年定为戊寅即1218年，误。现据贾敬颜和黄时鉴的说法，即应根据《元史·太祖纪》和《木华黎传》记载，改为丁丑，即1217年。

^⑧见《探马赤军问题再探》27页所引。

的全部军队，以及撒里那颜在客失米儿方面及巴里黑、巴达哈伤境内统辖的探马军全部听命于旭烈兀汗。①阿美尼亚史家葛里高儿所著《弓手民族史》中提到旭烈兀派人对蒙哥说：“我们七万户已自此遣还老军与探马赤军。②又据《元朝秘史》274节，窝阔台任命也速迭儿征高丽，“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足见在蒙古东征西讨的战争中，探马赤军发挥的作用不可轻视。因此，德福先生称探马军为“辅助军”的说法，似乎把这一军种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低了。

英国蒙古史学家杰克逊（P.Jackson）对探马赤军的作用给予相当的重视。他认为，探马制度是成吉思汗帝国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也可译为完整性）这一观念的一种体现。根据这一制度，指挥远征的某一亲王，在出征时，他所统领的军队不仅是他自己这一支的直属部队，还有成吉思汗家族中其他各支的宗王亲属带领部队从征，有些较小的远征军指挥还由非皇族出身的官员担任。杰克逊进而指出，这一探马制度和成吉思汗创立的分封制度是很不协调的。他说，根据游牧社会的需要，每一亲王应占一广大区域以放牧牲畜，此份地（兀鲁思）即由该亲王统一管辖。但按探马制度规定，在某一亲王份地内驻扎的军队却有相当大的部分不属于他本人，而是为皇帝或其他宗室戚属所统辖，他们有可能与此亲王处于敌对地位，这就增大了内部纷争的机会。③

杰克逊先生这一分析相当深入，也很有启发性，虽然还需要史料的进一步证实。在他的启发下，我有这一点看法，即，是不是可以认为，探马赤制度是蒙古中央集权在军事制度上的一种表现。探马赤的组成既是从蒙古各部族、各支军事统帅的军队中抽调而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来部族首领对其直属部族军的权力，使军队的部酋分属制变为君主直辖区，④因而加强了皇权。最早的五部探马赤不由五投下的首领，而由较低的出身塔塔儿和克烈部的阔阔不花等直接统辖，是不是与此有关，也可暂备一说。至于杰克逊提到的由各支军队（探马军）随同主帅出征及诸王封地内设探马赤军，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对诸王军权的分割和对诸王的监视。

这里又牵涉到探马赤军的性质问题。萧启庆先生认为，“蒙古军”是直接由中央政府统辖的，而探马赤军则属于诸投下所有，即诸投下的私军。这无疑是采用了村上正二先生《元朝投下的意义》和护雅夫先生《探马赤部族考序说》中的说法。⑤我在《探马军问题再探》中已就“投下”一词在元史中、特别是在与探马赤有关的文献中加以辨正，这里就不多说了。⑥

①《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280页。

②据R.P.BLake与R.N.Frye译本，1954年版377页。

③杰克逊：《蒙古帝国的分裂》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中亚杂志》CAJ二十二卷3—4期，1978年，191—193页。

④这里借用陈寅恪关于府兵制前后期变化的论点，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54年版，131，136，140页。

⑤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1978年，16页。137页注119、124中引证了村上和护的说法。

⑥《再探》25、26页。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杨瑞《山居新话》称“各爱马即各投下”。所以投下即蒙古语爱马（或艾马）即“部”“部落”“部族”同义语。

杰克逊先生提到探马制度的存在增长了蒙古帝国的纷争一点，也很值得重视。但我不知道这一论点是出于逻辑的推理还是有什么历史根据。汉文记载里似乎找不到什么材料证明。《元史》中记载了一些诸王领有探马赤军的事，如诸王术伯，^①阿只言^②等。从记载看，他们是直接统领探马赤的，当然要听元中央的调动。如元成宗元贞元年四月，元廷下令将诸王出伯（即术伯）所统领的探马赤军千人隶属于西平王奥鲁赤。^③这里看不出由于探马赤的存在而使中央皇室和宗室诸王关系紧张的迹象。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探索。

最后，介绍一下法国蒙古史学家欧班（Jean Aubin）用探马军制度解释哈拉兀那（Qaraunas）人的族源问题的新见解。马可波罗书中提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住着一种哈拉兀那（Carouna）人，认为是一种蒙古父亲、印度母亲的混血人。关于这种人的来源，马可波罗的注释家有各种说法。欧班先生根据探马军组成的方式（即拉施都丁提供的解释）认为，不能把统帅哈拉兀那人将领的族属和他们部下的军士们的族属等同起来。例如，答亦儿（Dayir Bohadur）出自斡鲁纳惕（Oronout）的晃豁坛（Qongotan）分支，撒里（Sali Noyin）出自塔塔儿（Tatar）族的秃秃黑里兀惕（Tutuqliut）分支，但不能认为，他们带领的军队（即组成哈拉兀那的主体）也是斡鲁纳惕人或塔塔儿人。因而他认为，哈拉兀那人不是单纯的某一蒙古部族而是由蒙古的各个部族组成的。^④这一见解，和过去学者的说法不同，^⑤可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值得重视。我在《再探》一稿中，曾就带领探马赤的部将是否和他统帅的军士同属一族问题提出疑问，^⑥欧班先生的看法，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了明确的回答。

杰克逊和欧班两先生从探马军的角度解释了蒙古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令人眼界开拓，耳目一新。这也说明，关于探马赤军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还大有探讨的余地。

四、探马赤部将表

护雅夫先生在其《探马赤部族考序说》和《试论元初的探马赤部族》两文中，先后为统领探马赤的部将及其出身列了两张表，对于理解与探马赤有关的人和事起到提纲挈领、一目了然的作用。不足之处是，有些不一定直辖探马赤军的人，仅因为他们是五投下的首领就列入表中，有些则有遗漏。本表在护氏前两表的基础上，以史书记载其确曾

^①也作出伯，旭烈兀五世孙，封豳王（《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领探马赤军事见《元史》卷14，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卷18，元贞元年四月。

^②察合台孙，封威远王。领探马赤军事见《元史》卷98《兵志一》至元十九年二月，卷99《兵志二·康里卫》。

^③《元史》卷18《成宗纪》。奥鲁赤是元世祖的第七子。

^④欧班：哈拉兀那人的族源L'ETHNOGENESE des QARAUNAS, TuriCA第1期，1969年66页，74—76页。

^⑤各家对哈拉兀那人的来源说法，除上引欧班文中66页及有关各页外，可参看Travels of Marco Yu's POLO, and cordier注释本第一册101—104页注(4)及伯希和(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183—196页。

^⑥《再探》24—25页。

管领过探马赤军者为准，疑似者概不列入，还附列了便于检索的几个项目。但也仅以本人所能搜得的材料为限，不完备和不确切之处一定还有，留待海内外同行和个人日后补充订正。

关于本表的几点说明：

- 1、人名、部族名用通用名，括号内为史传原名或异名。
- 2、“书证”指确言其人为探马赤的文献。
- 3、“史传”指《元史》中有专传。
- 4、探马赤官多祖孙或父子世袭，故列“世系”一项备查；其中有确指其后代某人为探马赤者，另为列表。
- 5、探马赤军的高级领导（如木华黎、诸王阿只吉、术伯等）不列入。

探马赤部将表

姓名	部族	职位	时间	书证	史传	世系
阔阔不花 (课课不花)	塔塔儿 (按摊脱脱里)	五部前锋 都元帅	太祖 太宗	元史98、 99；123。 中堂事记	元史123本传	子黄头
黄头	同上	元帅	世祖	元史123	同上	子东哥马
东哥马	同上	右都威卫 千户	同上	同上	同上	
按扎(札察) 儿	克烈(拓跋 -秃别干)①	前锋总帅； 摄国王事	太祖 太宗	元史98、99。 中堂事记	元史122本传	子忙汉、 拙赤哥
忙汉	同上	蒙古侍卫亲 军千户，右都 威卫千户	世祖 成武 宗宗	元史122		子乃蛮泰职
肖(萧)乃台 (笑乃解、笑匿 歹、笑乃带)	克烈 (秃伯怯烈)	先锋；先 锋元帅	太祖 太宗	元史98，99。 中堂事记	元史120本传	子抹兀答儿、 兀鲁台
兀鲁台	同上	探马赤军 千户	世祖	元史120	元史120	子脱落合 察儿
孛罗		先锋	太祖 太宗	元史98、99。 中堂事记		非木华黎 子孛鲁
不里海(合) 拔都儿、(孛 罗海拔都、李 (李)里匣乃拔 都)		大将	同上	元史98、99。 中堂事记		
怯烈台(歹) (乞窟里台 乞里解)			同上	元史123阔阔 不花传，166 石高山传。中 堂事记		

① 《元史·按扎儿传》说他是拓跋氏。贾敬颜据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及伯希和的考证，谓拓跋与肖乃台传之秃伯皆克烈部一支的秃别干(贾文打印本20页注1)，可从。惟伯希和又认为拓跋可能出于西夏的拓跋氏(Campagnes,P57)。

续表一

姓名	部族	职位	时间	书证	史传	世系
阿术鲁拔都鲁	斡鲁那台	元帅(元史152刘斌传),达鲁花赤(元史123月里麻思传)	同上	中堂事记	元史123本传,131怀都传	子不花,孙怀都俱袭职,不花子忽都答儿,怀都子八忽台儿
八忽台儿(八忽歹,八忽带儿,八忽带)	同上	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世祖	通制条格16田令。元史16至元二十八年	元史131 怀都传	
塔四(思)火鲁(儿)赤	塔塔儿(达达儿)	东平路达鲁花赤	太宗	中堂事记。可能即《大元马政记》之探马赤查刺温火儿赤①	元史131 忙兀台传	孙忙兀台,曾为博州路奥鲁总管,率五翼军攻宋
撒及四不花(撒吉思卜华)	克烈	先锋,总帅行省监军	太宗	同上	元史122槊直腊鲁华传	父槊直腊鲁华为木华黎先锋,卜华嗣将其军
这里四迷			太世祖	同上	可能即元史95之折米思拔都儿	
持(特?)不哥儿			同上	同上		
也里乾男塔丑(塔丑)		万户(元史95食货志)	同上	同上		
别立古歹(别里虎鰐)	许兀慎	火儿赤,总管四万户蒙古汉军	宪世祖	同上	元史119博尔忽传。忽神公神道碑作别里虎台	父塔察儿(博儿忽从孙),弟宋都鰐
搠(绰)儿马罕	斡帖格歹(速你惕—《史集》)	火儿赤	太祖太宗	元朝秘史274节。史集,速你惕部	元朝秘史260节	

① 《大元马政记》太宗十年验东平路州县户数条,有“探马赤查刺温火儿赤”。初以其人为木华黎孙塔思,因本传称“塔思一名查刺温”。黄时鉴函告,此查刺温赐户太少,与木华黎孙塔思身份不相称,疑其是《中堂事记》中之塔思火鲁赤与《元史·食货志》之塔思火儿赤。突厥语塔思tas与蒙古语查刺温cila'un(赤老温)皆有“石头”义,故元史称“塔思一名查刺温”。证以《元史·忙兀台传》:“塔思火儿赤从太宗定中原有功,为东平路达鲁花赤”,正与《马政记》中查刺温在东平路得赐户事相合。黄说可从。